



星湖僊說 一之二

經史部

原冊十七

共五

1489
11-3



星湖僊說

經史部

三十六宮

王遜

讀史料成敗

錯寫誤讀

神入于腎

排淮泗

周穆后喪

高力士

阮翁仲

高麗斬吳使

陳壽貧諸葛

崔瑩攻遼

伯夷

高麗官制

冶容

英二白雲

何彼穠矣

卷耳

居德則忌

百二十二

漢祖力量

四勿箴

大明君臣

餒在其中

人鬼死生

鳩居鵲巢

三老五更

哀帝十四年

箕側尸倨

類弁

六正六邪

趙位寵

麗無甲科

西關古城

左丘明

高山仰止

伯牛疾

博奕

奇字

象著

公田百畝

古經反語

後天祖河圖

諸葛南征

四種

葉向高

科派秤頭

解大紳

世宗追崇

青苗錢

聖人之言

誦詩

改正朔

鴻門坐

急風翻葉

張楚

孤升安市

封國之制

觀彗

春川保障

星文

分野

地厚

天變

閔中

日蝕

益

鉤陳騰蛇

二十四方

園圩櫃田

樂從西方

兩

雷震

朝鮮地方

星湖僊說

經史部

潮汐泉

日出入

海浪島

星聚生賢

虹蜺飲水

阿耨山

雷斧

日本樂地

衛朴

彗星

營斗天狗

太白見

木石中字

露結為霜

上黨獨高

女真

水利

五國城

檉島

明之南京

沮滄



星湖僊說

經史部

三十六宮

三十六宮其說有三其一謂八卦二十四畫半陽半陰而陽一陰二則為三十六也然陰之一劃未有為兩宮之理况邵子所道天根月窟皆以六劃言耶其二謂一與八為九二與七為九三與六為九四與五為九四九三十六也此只以數言之亦於根窟之義未見著落其不成道理均也其三謂六十四卦變易八卦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是也交易五十六卦屯蒙以下是也變易者八卦各為一宮交易者二卦合成一宮為三十

六宮也此說最當然卦無倒用之理恐未有天根與剝同宮月窟與夬同宮之義既交易矣當為各宮而已若果以交易而謂之同宮則雖變易者此變為彼疑是同宮也以屯蒙言則二五相應雖可相易初上豈有相易之理據周公六義都無此說也愚謂卽子固云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地者乾坤也凡六十四卦其乾坤之逢遇而成者二十六卦其餘二少相疊而成者惟三十卦以易之三索言則二少亦皆得乾坤之一爻而成者也春者乾坤肇開之和氣故二十八卦既與乾坤逢遇而雖三十六宮莫非春意之周遍無虧欠也此可備一說

王遜

史補樊噲頭髮上指此項羽所以補壯士也晉明帝時寧州刺史王遜怒甚冠裂而卒註怒甚髮上衝冠為之裂

其壯烈視噲尤猛矣可考

讀史料成敗

天下事大抵八九是幸會也其史書所見古今成敗利鈍固多曰時之偶然至於善惡賢不肖之別亦未必得其實也歷考前史旁證諸書參驗而較勘之誠未可以專信一書而為已定也昔程子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蓋其不合處固多而合處亦未可準信史者作於成敗已定之後故隨其成與敗而輕點就之若固當然者且善多諱過惡必棄長故愚智之判善

惡之報疑若有可徵殊不知當時自有嘉謨不成拙計偶逢善中有惡中有善千載之下何從而知其是非之真耶是以據史書料其成敗則合處多從今日自擊頭見者而思量則八九是不合此非但吾智之不明即幸會之占多也非但今事之多戾亦史書之難真也余故曰天下之事所值之勢

為上幸不幸次之是非為下

錯寫誤讀

古書之錯寫誤讀駁矣如典與陶陰見劉歆七畧魚魯帝席見抱朴子三已亥承見家語至後代蔑學如杖杖銀根之類何可悉數然此有原本可以校勘故斷謂非又如古經遺文或有雜出傳記此並得真者亦不少安知此外不有無限謬誤無所

考而止者乎如韓退之以浴沂之浴作沿何敢死之死作先真覺有理只曰無證而不取可歎此朱子所謂更起夫子家人如范明友奴則未知以為如何

神入于腎

章本清圖書編云每日念慮經營莫非精神之發洩及嚮晦入燕息而時方熟寐則耳目悉斂思量盡忘神入于腎而交乎精魂亦隨神而損于魄故血氣流貫百脉歸原及將寤則神寓于心既覺則神游于目此則人皆然非養生家取坎填離之說也惟夜而寐也神入于坎故精得神而愈充晝而覺也精煥于離故神得精而愈旺也此說本於邵子經世書人之神寤栖心

寐栖腎及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及人之神
栖乎目等語此以一身流行之神言非方寸神明之心也神者
氣之精英有一身流行者有方寸出入者比如天地流行之氣
與一物舒翕之氣不同也又如曆書人神日遊何處不至其神
明之心靜時方寸湛然動時光燭九垓豈有遍走之理近世有
一長老以腎為室以心臟為堂寂然不動則入於腎感而遂通
則出於心所謂神明之心以腎為大本遂主張議論謂得前人
未發之蘊余既嘗以書質之不得印可偶閱此編便知其有所
祖也噫立言之難有如是矣

排淮泗

夾除鄭漁仲作地辨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吳王夫
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以為禹跡余按禹
貢註云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吳澄亦以孟子為誤指為禹迹
然澄未乃曰地高於水只是掘橫溝兩端築堤若欲行舟須自
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洩舟下淮如是而孟子謂排而注
江可乎若又曰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實則孟子之書其可謂
乘快任誤乎若然則惟其地理不可變故猶可以勘驗辨誤如
義理精微從何而究尋其是與非耶此恐無是理矣余故曰此
或錯換移排淮泗三字在決汝漢之上而自為一句非涉於注
江之文也詳在孟子疾書

周穆后喪

左傳昭公十五年周穆后薨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註云為后三年者以達子之志而言其意蓋曰王雖服朞而嫡子心服尚在則是亦三年之喪也朱子荅萬正淳書云左氏說禮多是周末衰亂不經之說此則明其於妻本無三年之義左氏有誤也杜氏之說委曲解之蓋謂子有三年之喪為之達其志則便是有三年之喪也其意亦通何必歸之不經耶叔向之說初非謂王亦三年也更詳之

高力士

唐高力士為中官之賢者其家世有由來矣力士本高涼郡人

本姓馮氏其始祖業自北燕浮海奔宋傳至蓋世有官蓋討獠有功拜漢陽太守隋亡或勸自王蓋曰居越五世常恐忝先業尚敢自王哉唐武德中封越國公蓋之祖高涼太守寶之妻洗氏隋初頗南共推洗氏為主保境拒守既而降隋及番禺夷王叛夫人討平之累封至譙國夫人卒謚誠敬至今有誠敬夫人廟歲以仲冬祀之力士即蓋之曾孫高延福養為子冒姓高氏雖是玄宗私臣其忠赤向上則素養久矣異哉見一統志

阮翁仲

阮翁仲安南人身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管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掌

兵守臨洮殺振匈奴秦以為瑞死鑄銅為其像此未著於史也
韻玉引杜詩註金人十二一名翁仲一名君何然則仲何合十
二像也史記註大人十二見于臨洮故鑄之未知孰是又如周
廟金人謂之磨甍堅則亦古人姓名而只稱慎言人其詳不可考矣

高麗斬吳使

孫權嘉禾二年癸丑遣使如公孫淵、斬使獻魏其兵秦旦等
逃之勾麗、王位官遣還兵奉表稱臣時權甚怒欲自將伐
之曰群臣諫而止其所謂氣湧如山顛沛不恨者疑若不可但
已也按東史其明年甲寅魏遣使和親又越二年丙辰吳遣使
通和王殺其使獻魏一如公孫淵之所為意者不勝其忿欲與

勾麗共謀遼東方納款于魏故殺使而拒之也吳史不言者也

陳壽貧諸葛

陳壽論諸葛亮曰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心平而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也其貧歎至於如此而古今謂
壽嘗得罪於亮故貶之曰臨機應變非其所長也人徒見亮有
窺敵制變之能而不知更有大於此者存故謂壽為有譏刺其
實非但不識壽亦不識亮矣壽殆善言德行乎

崔瑩攻遼

高麗崔瑩忠智之人也其北伐一事終至於極狼狽莫不疑駭
然下季良詩云奮威匡國鬢星、學語街童盡識名一片壯心

應不死千秋永與泰山橫元天錫詩云水鏡埋光柱石頽四方
民俗盡悲哀赫然功業終歸朽確爾忠誠死不灰紀事青編曾
滿帙可憐黃壤已成堆想應杳重泉下掛眼東門憤未開當
時信筆莫不貧歎不置何也余考麗史蓋有以也我太祖威
名日盛顧國中之力無以抑遏瑩等却欲籍上國圖其所欲為
當時大明新定天下無意外圖故乃欲生事於邊州冀激帝怒
也李牧隱之赴京恐其未還有變請與太祖同行太祖曰
吾與公並使國事誰任乃以太宗為書狀及歸曰帝中無所
主之人也我意帝必問此事帝不知問帝之所問皆非我意也
至今傳者謂勸帝東征而不聽故云爾據此牧隱諸人之心可

知先是適有自遼逃還者言帝將求處女秀才宦官各一千牛
馬各一千瑩曰興兵擊之可也又西北面安撫使報遼東都司
到鴨綠江張榜曰戶部承聖旨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原
所管軍人漢人女真達高麗仍屬遼東於是遂定故攻遼之
計後趙胖等回自京師曰我國人坡平君尹彛中郎將李初者
未訴于帝云侍中某立王瑤為主瑤非宗室乃侍中曰親也瑤
與侍中謀動兵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為不可即將李穡曹
敏修李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等
殺害將禹玄寶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隣洪仁桂陳乙瑞慶
補李仁敏等遠流其在貶宰相等陰遣我未告天子仍請親王

動天下兵來討向非天子厭兵而胖等極力辨別則王師未必不出矣彞者即有獐之從弟也於是宗衍逃有獐自殺實有是事可知瑩之事亦猶是也當時綢繆謀議無所不至鐵頰之命未必非其所搆也帝不惟不信彞初之說使之面質又命本國鞫諸人豈非天耶然牧老諸人宜若無所逃罪清州水漲之變神理所長諸囚之免其亦幸矣

伯夷

地志孤竹國是遼地然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所海舍遼更無其地伯夷既讓國而逃又何必避居于此耶其始逃之地不知何處按韓子管仲從桓公伐孤竹桓公管仲不應越燕代而畧

遼海則必與齊境相接也今所謂孤竹於殷都風馬牛也其終歸北海何必曰避紂耶愚意伯夷本國恐是近於中土者今所謂孤竹則乃夷之避紂來居之地緣夷本孤竹之人故目其地曰孤竹也後聞文王作興以身歸焉至諫武不聽然後退居首陽而餓死此伯夷始末東人又因海州有山名首陽妄謂夷嘗來居此山其說不曉事多此類

高麗官制

高麗官制與今制有異同三公如漢制門下中書掌百揆其郎舍諫諍封駁或稱僉議府有判門下或稱中書令都僉議令有侍中或稱僉議中贊左右政丞有贊成事或稱內史侍郎

平章事僉議侍郎有評理或補僉知政事有政堂文學有知門
下府事有常侍或補左右散騎常侍有直門下有司議大夫或
補諫大夫其獻納或補補闕司諫其正言或補拾遺思補注書
或補中書注書蓋即舍以下今之諫院也密直司今之政院有
左右承宣各有副或補承旨或補代言史曹或補選部典理其
尚書或補判書侍郎或補總郎中或補正郎員外郎或佐郎
戶曹或補民官版圖刑曹或補讞部禮曹或補儀曹工曹或補
虞部其都官今之掌隸院也司憲府或補御史臺其大夫或補
提憲大司憲中丞或補執義侍御史或補掌令殿中侍御史或
補持平雜端監察御史或補糾正其藝文館或補元鳳省學士

院翰林院詞林院其大詞伯或補大提學大學士詞伯或補提
學直詞伯或補直提學其成均館或補國子祭酒或補典酒司
成司業或補司藝其丞或補直講其典教寺今之校書館也其
通禮或補門閣門有使副使祇候即今之左右通禮之類其典
儀寺今之奉常寺也其文館今之司譯院也其都評儀使司今
之脩邊司也或補都兵馬使國初合門下為議政府後更設脩
邊司巡軍府今之捕盜廳也金吾衛或補備巡衛今之義禁府
也按廡使今之監司也輿地勝覽以都評議司為議政府巡軍
為禁府恐誤松都鄭道傳記可考

冶容

易曰冶容誨淫冶者爐鞴也書云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也二物合為從一物變為革可以分合可以變易長短大小厚薄之體者惟金為然而所以如此者亦惟冶爐能為也游女好飭傅粉施朱點唇畫眉矜容便體巧笑媚語能變嫫為施易

野成都故以冶稱之

英、白雲

夫雲薄則白厚則黑不厚無以兩澤也霜露者星月之光與地氣相感而成故有雲隔蔽則無以成也小雅英、白雲露彼菅茅彼白雲不但不成兩澤遮翳星月如何能有露此蓋反語而箋解失之也上章云之子之遠俾我獨芳此申后怨幽王之不能庇育妻子故指雲而言曰爾豈露彼菅茅而俾有生遂耶大

抵古經中多此例如載馳之我思不悶是也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一篇先儒以為難喻王魯齋黜之聖人之所載而重剛可乎平王齊侯未必無其事何必舍此而他求哉禮天子之女下嫁則上公主其事是為公主意者當姬下嫁齊侯之子而召公主之故民歌其事而附諸召南也且其詩又未必皆文王時作周召二公亦必傳世採詩於後末者又將何附乎如春秋莊公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又檀弓齊告王姬之喪周女之嫁齊者固有矣縱曰平非謚齊非國其為召公主昏則無疑

卷耳

楊用脩謂陟岡者文王也玄黃者文王之馬也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冀文王之消憂也何大復嘆賞曰千古之奇然不曰酌我而曰我酌則語脉不著也以余觀之詩之言雖多託言后妃豈有躬採於周行之間哉必不為無理之言以惹後人之疑也意者文王之朝聘征伐從行之士亦久而不返故其家人如此云甫后妃之思念雖不言可知也其陟岡馬病之類楊說亦似有理其馬病僕痛盖由踰歷險阻之故也言良人如是艱苦我馬我僕亦必勞病所以憂之盖深我寧酌酒

以抒矣此可
以備一說也

居德則忌

從兄良溪先生不事舉業白首窮經於易最用力著書盈篋其

說多不泥先儒舊說徃發其未發一日與余講夬卦其大象云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夬者慎之反祿施於人而德居於己故施祿宜夬忍而不與衆心不服居德宜填肆而不節身名易爽故曰則忌遂以履之九五夬履貞厲為證余思之良是夫君子之治天下必曰先慎乎德忌夬之謂也二典三謨之世聖如桃姒而猶兢乎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若曰吾治已足便不是聖人也自此以後此意日減分數雖三代之盛氣像覺有不侔此治所以漸降也至如後世任職敗事者多由於居德

不忌易之所
戒信矣哉

百二十二

百二十二之說古今難喻余謂此專以地勢論而兵力次之據

險阻而擁強衆所以為二也據上文可知當時楚魏之國兵非不強終不與秦齊比并者有一而欠二也秦齊之較諸列國則齊為十倍秦為百倍而其二者自在是秦得百於二齊得十於二也猶言二者百二者十也二者既具則形勢自張至於百倍十倍之多也此田肯賀之言田姓而二名者也或謂肯乃一字名非是

漢祖力量

漢高祖有欲致而不能者四人四海既定思得林下之士與之共國彼雖逃隱以澹溺圈套又不肯威劫力致則其力量已不易矣四人者既至易樹之計幹回於指顧之間知天下繫在人心之向背而不可以私智臆斷見識又如此為人上者所宜思致

四勿箴

表裡交相養而裡為重然裡者心也心無形象未可易以執守故聖人教顏淵不過四勿只於視聽言動上加功視聽言動表也表正則裡亦可得以正矣程子作四箴亦如此視箴曰視為之則聽箴曰閉邪存誠言箴曰發禁躁妄動箴曰守之於為即於表上著力此所以為復禮之節目世之一種議論却以為本原為重所守在内則外不待正而正不肯留心於威儀動靜之間此風一長畢竟為荒誕放縱之人必將并與所謂本原者而失之聖人之訓為萬世法差之者皆非至朱子敬齋箴乃以表裡交正包之更是盛水不漏

大明君臣

尊君卑臣莫如大明嚴法刻刑莫如大明然余讀大明史臣稱君不曰聖明而只云皇上君稱臣多云先生氣像儘好史記漢祖稱陳平曰先生世但其慢罵儒生者亦未必然也偶閱崔氏松窓寤言云表箋諛而君志驕制誥麗而臣報輕斯亦後世樂名也老子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之之而損之益之義不聞於世久矣噫

餒在其中

一日余枕上無寐偶思得之論語粗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其文勢終似未安按餒者飼也而與餒字相近或者傳錄之

誤古人亦有餒餒通用之例夫子之意蓋謂學則必得祿如耕則必得餒先難後獲之義戒其不力學而先志於穀也

人鬼死生

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與命尋常皆以人事者涉乎語疊天指蒼蒼者其行勿助勿忘自然而運是為莫之為而為也命出於天故人事之吉凶亦有自然而至者是謂命也孟子將言命發其所由然者曰彼天如此故命亦如此云爾非託人事上別其此為天此為命也然人生已有稟定之命死生是也既稟之後隨其所值或有吉凶之異如富貴貧賤之類是天也凡論命須在墮地之初至富貴貧賤則必把

終身者方得於此又復言天也此類與孟子之意差不同也又如樊遲問事鬼章遲小人也只是怕死而欲媚鬼得免故先問事鬼聖人知其本意故事人之道未盡吾性分而已非為以此而要寵也既知此理則事鬼在中矣遲又不達以死為問其意始露故聖人又曰生者自生也非鬼之與有力也既知此理則知死亦有命非鬼之有所增損矣

鳩居鵲巢

鵲巢之詩有未可曉者鳩性雖拙未見或居于鵲巢也意者此必指屬國之女嫁于大邦而取比如此也婦從夫者也富貴一從所嫁而頓換於于歸之日如鳩之居鵲巢也彼百兩之盛非

女之固有者一朝以此迎之故詩人所以興歎非謂鳩性本也然也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之義後世未之明也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知三老之亦三人矣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公者鄉老也卿者鄉大夫也老則稱公大夫則稱卿者如孟子蓋大夫王驩而稱齊卿也然則凡六鄉而三老六卿各主一鄉老主二鄉而卿屬於老矣如後世三老董公壘闕三老之類古制雖堙而名號猶存也謂之老則必掌學校之教者也以此推之五更其始亦必有五人如三公三老之例而今無所考不可強為說也至後世養老之禮既

難其人則不得已各以一人充其任謂之三老如今入相必曰三公謂三公之一也五更亦是也大戴禮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蔭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凡學有五必有所主教五人抑恐此之謂五更列子云垆外田便請野老也故五更之更或謂當作史字其言亦似有理也或者曰象三辰五星或曰知三

德五事未見得是

長帝十四年

王莽云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于長公十四而一代畢悛之於今亦長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莽之好符多如此長公何嘗十四年而止耶長帝六年平帝五年孺子嬰王莽

居攝三年則偶合十四之數矣及莽竊號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則亦十四年矣可資一繫

箕側尸倨

余讀坐毋箕寢不側卧毋尸遊毋倨每疑其文勢之不然者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歛揚箕者歛揚之器凡人心作主不定則坐必歛揚謂宜端直不動如論語居不容之義居者坐也如云居吾語汝之類皆可證也容亦動作之義祭義云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容敬容但為形貌之稱豈有可聞之敬故註云以為衣履之敬可證也寢卧時或側或仰何害而必禁其側耶側如踞側之側謂床側也寢於床側恐其危墜也尸字疑尸字之誤尸

者人出八處卧而當戶或為人蹴傷與立不中門相照也淮南子云枕戶構而卧者鬼神蹠其首亦禁戎之辭耳倨若倨傲之稱何必遊云甬遊者恐是優閑徘徊之意倨見周禮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倨是微曲之稱如致敬磬折是也致敬則宜如是凡閑遊時不能植立而如磬之倨者必懈怠不莊也故戎焉余見人行而端直者少矣

頌弁

小雅頌弁之伊何豈伊字語習相類故為興體與小星束楚同例然茅三章無伊何字亦曰興何也余已於疾書中辨之且在首者推之上所云伊何之期皆在首之義其意若曰弁者終

亦何用乎用於首而已雖不言在首其意實然也酒殺之設又何為乎為兄弟甥舅而已蓋賦事而起興且以兔絲訓女蘿恐未當兔絲非在木也詩家多以兔絲女蘿對說更詳之

六正六邪

司馬公諫院題名記可謂警策矣然猶未若高麗金審言為尤切審言當成宗九年引說苑六正六邪之說請於二京六官諸署局十二道州縣官廳壁各寫其文出入省覽何謂六正萌芽未動形兆未見獨見興亡之機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退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虛心卜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夙興夜寐

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勸主意如此者忠臣也明察成敗早防以救之轉禍為福使君終至無憂如此者智臣也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顏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真臣也何謂六邪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沈左右顧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好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中察陰設外顏小勤巧言令色妬善疾賢所欲進則明其善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黜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亂於朝

廷如此者諛臣也專權擅勢以為輕重私門成黨以為富家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間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此十二條者人主宜書諸御座與群臣同看夫人臣有正邪二道而正不出於六者邪亦不出於六者比如不是熱湯便是冷水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使人一一校勘身分各自分配於十二題目則其不在六正之科者必各占六邪之一豈不惕然自懼也哉此振刷之要詮也

趙位寵

高麗鄭仲夫李義方李義政等放黜毅宗金甫當謀舉兵復位

被殺及義敗拉殺之投屍於水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討仲天
等巴山頰以西四十餘城皆應之越三年為尹鱗瞻所擊斬今東
國通鑑書以叛賊之例於義恐大謬矣春秋之義弑君之賊人
得以誅之君弑而賊不討其可緩耶昔陳恒之弑非國中之賊
而聖人猶朝服請討先儒謂事之成不成聖人之餘事位寵之
事所謂先發後聞者是已至於力不勝而死則秉筆者當書云
西京留守兵部尚書趙位寵舉兵討賊不克死之也若使其事
遂成當時國論將以為如何是時明宗雖為逆臣所援立不過
如漢獻帝唐昭宣受其銜勤位寵之舉豈非明宗之所欲耶位
寵之敗運鏹也非師曲也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計

強弱彰其義殺即臣節之致意也作史者但以成敗論其得失
用此垂後不幾於天地之晦塞耶可異也

麗無甲科

高麗之制無甲科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合三十
三人而雖有增減者立法則如此也今制合甲乙丙三十三人
而別有生員進士二百人宜其為民漸少而黨論歧貳矣

西關古城

高麗德宗二年命柳韶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濱古國內城界
鴨綠入海處東跨威遠興化靜州海寧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
虜寧遠定戎孟州朔州十四城抵耀德靜邊和州東傳于海延

袤千餘里以石為城高厚各二十五尺寧德以上五城皆今義州地寧朔秦川也雲州雲山也安水价川也清塞熙川也孟州孟山也耀德以下三城皆永興地是時江邊諸邑及咸興以外非我有也至睿宗時歸我抱州來遼等城抱州亦義州地也句麗榮留王十四年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西南至海千有餘里凡十六年功畢是時句麗兼有遼東則此必與百濟為界者今成川謂之扶餘則所謂扶餘城當在成川陽德等地而循大同江之南傳于海即今岳頰是也或稱慈悲頰或稱洞仙嶺今正方城在其下我 文宗二年改築棘城長五千三十尺棘城者自正方西迤至海者是也百濟辰斯王二年設關防自青木頰

北距八坤城西至於海蓋鹵王十五年葺瓊峴城設大柵於青木頰分北漢城士卒戍之即今金川青石谷是也

此西道關防古事也

左丘明

陳傅良諸儒引左傳虞不臘矣一句證左丘明之非孔子所補者臘是秦人作也然左傳之非秦以後作則無疑臘者臘歟祭祀之名所謂虞不臘者謂虞將絕祀故秦人為孟冬祭先之補而月令載之月令亦秦以後書也後與蜡同補左之言指祭先非祭百神也烏可以此疑之孔子之於諸弟子其同處無不哀然補許或云吾與點或云高賜起予之類亦多左丘明之所恥既與夫子同則乃特補其與已無異其義無間何必竊比古人而後然哉孔

子之經止於獲麟：以後曾無春秋乎左氏孔氏之徒故其
据經作傳必至於孔子卒過此則不用經焉亦宜矣史遷云左
丘失明杜預云丘明為素臣則一人而異稱其以複姓別之者亦無所據矣

高山仰止

讀詩不可料：後來箋釋率多常語無雋永間曰古人取義方
知有餘味在也如鳶飛魚躍苟非中庸一節安得以知如是耶
又如高山仰止景行：止驟者殊不覺有深義聖人贊之曰詩之
好仁如此向道而行中道而廢也忘身之老也勉焉日有攷：
斃而後已然後知其緊要在止字止止與已兩字相照止如大
學止於至善註云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亦善發揮矣蓋景行

之君子人未必仰望或笑而侮者有之高山在前則無愚無不
肖莫不仰面而瞻焉雖欲低者得乎賢者於景行亦猶是也不
獨仰之必欲行之必至於是守而不失也其意若曰高山仰之
而已矣景行：之而已矣行而中廢則有矣初無量度而力之
不及而暫撤之意也以此推之凡詩之用止字皆如此若曰斷
章取義與作者之意相反則恐無是理特後人之不能透者耳
如於緝敬止之類是也

伯牛疾

伯牛有疾子自牖執其手余每疑伯牛優八德行豈敢以君視
臣之禮待夫子夫子又何不誨責而變易之而苟焉為此而已

我集註云先儒以為癩也此說近之癩者傳染之疾也夫子未問則於心安乎不安則終辭之義反重而恭聽為輕雖閉戶而拒之可也庸者通明而非出入之路故夫子不得而不入戶而龍牖執手以訣其勢然也

博奕

聖人有博奕賢乎已之教余嘗有疑於導人雜技也世之淫貪于此者殆若狂易反不若飽暖無所用矣然偶思得之其要在一難字難者為教化發也彼雖如此若善誘而回頭則猶可以進步向上其怠惰自棄聖人亦無奈何也聖人之導掖人也見其彼反勝此故云甬者經一字之誤或致敗教可不慎哉

奇字

劉棻載酒學奇字於楊雄字古有棻七略歆之子其博考該洽無過於家學顧何待於雄耶意者所學即六書之義耳凡字後來漸備苟知其義人、可以初智為之也如相如諸賦恠字豈皆具於三代時者耶雄之用奇字太玄可見玄者倣易為之也其經文王周公之作世代既久語有未詳故孔子為作傳不得已也今玄文作貧則故為疑晦旋自作測而注解之雜以眩異以亂之雄之他書皆不待傳而自明何獨傳道之書而艱深若此聖人之書惟恐人之難曉雄也惟恐人之易曉其心之不公可見棻也學之用必有其地矣今周禮一經恰與相類此古人

所以致疑也余謂周禮斷非王莽所辦或者周家典禮流傳固有其文有妄男子如莽者就其間增飾之耶古今人通用者萬有餘字萬餘之內縱橫周盡無所不可必用

音字果何意耶此當與知者說

象著

箸與著字相似張良之請借前箸余既以前箸之已事為解又疑紂始為象著者為象著八聲周禮象與著皆樽名無足曰著意者始起於紂而後世曰為禮也箕子之言曰必為玉盃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然周禮尊有玉飾食不藜藿衣不短褐舍不茅茨其起於紂者無怪乎為後來之定禮也然余猶不敢索說後見淮南子云糟丘生於象著炮烙始為熨斗

若果匙箸之箸則何以為糟丘之源耶可以為證

公田百畝

井田之說每疑公田之為百畝而非八十畝孟子既謂請野九一國中什一國中非井也畫井於野而但曰九一安在乎什一余既有著說以明之後曰課甌偶思及之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蓋餘夫私田也合四夫為百畝故如是為斷圭田則公田也公田若果八十畝而割取五十則奇羨不齊恐不如是參差也此必是野井九一而公田百畝者乎

此亦可以補前說之不足詳在孟子疾書

古經反語

古經蓋多反語如所謂嗚呼不顯乃豈不顯也又如所謂徒御

不驚大庖不盈之類皆如此也小學萬石君言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此亦反語註說本是而詭釋者謂詭言以不當為固當則誤矣如書盤庚比于罰洪範不罹于咎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罔命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莫非反語而蔡傳不然義有未著也偶因課兒閱國風我思不遠我思不閔亦恐如此言角雖以為不減我之所思豈不遠此閔乎閔即菀結之義於採芣散菀尤愜至於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即謂其才能豈不優於我乎蓋指童子而老成也

後天祖河圖

余嘗論洛書洪範之旨謂得千古之秘也及見魯齋王氏說可

以相發其言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生數不動以成數之六與七相易而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其意蓋謂天一水地二火天三木地四金自是不動直坎離震兌四卦九居西北六居西南七居東北八居東南乾坤直九六艮巽直七八矣此說大槩有得其或下或上必有其義不可但以上偶下奇為自然也以河圖言圓變為方則四成數宜居四縫六居東北八居東南七居西南九居西北其勢即然也東北天生而地成西南地生而天成天地不交萬物不成故惟東北之六與西南之七相易而其餘六位不動此又洪範之

五事庶徵相易感通之義也此後天之卦亦本於河圖之證先天奇偶之數後天配合之數洛書生成之數而河洛卦範相為表裡亦可驗矣然王氏不言先天之所以祖河圖則以舊說為據也舊說只據自一至九之數而與河圖不見位次有著落王氏蓋亦未及也余則謂後天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排列洪範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排列先天以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排列各有其義後天以陰陽老少為少如乾九坤六之類是也先天以數之多少為主故一二為震巽三四為坎離六七為兌艮八九為坤乾三坤三索而得六子則其勢為然在河圖則陽數自北而至於西其縫在西北陰數自南而至於東其縫在東南內

外交結此太極圈子也分而為兩儀則縫在西北者退居東南縫在東南者退居西北故為震坎艮乾巽離兌坤之序震居東北為陽穉乾居南為陽長巽居西南為陰穉坤居北為陰長至於四象則陽中包陰中包陽故坎與離相易艮與兌相易為先天之位此又先儒之未發者也別有說不贅

諸葛南征

諸葛南征不知何故如是火急先圖中原未復大義未明何可捨此而求遠乎五月豈深八之時乎牂牁越雋古長守之地險阻絕遠前乎此而未聞南寇之侵軼後乎此而又未嘗有孟獲之助征有功七及縱擒勞師損威其不罹於疾疫死也亦幸矣

余謂此必諸葛失策其始意必將一征而大定雍閩既誅孟獲又叛則徒搆怨耳不服其心而搆怨致寇亦明者之所恥故於是遷就其行至於安帖而後歸到此亦不得已而如是也縱使金銀牛馬以給軍用若曰為此而征則非計也此蓋用馬謖攻心為上之策然後九年諸葛卒又後六年以張嶷為太守其下云初越雋數叛殺太守謂之初則非數年間事然則又不可謂南人不復叛矣軍法有先聲而後索者有自治而待時者川蜀地形與中州隔絕其勢可以割據而自雄由是而南臨羌獍亦足以威敵示之以威來之以惠待其懷懼仰治然後一舉兵而全勝是謂上策諸葛亦人也豈能百謀而百不失哉

四種

或問喪服疏四種之說何考余謂賈氏必非無據而云然也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將所傳重也正者適也體者所生也其或正而不體或體而不正者不三年可知期服條適孫止期則正而不體之不三年果驗矣小記適婦不為舅後者小功則子雖正體而或有廢疾若他故者不得傳重而不三年可知適孫猶期則庶孫之傳重非正體不待言而明矣

葉向高

世言葉向高黨魏璠而異東林此非黨彼而異此其宗不苟同於東林故亦不嚴懲於霄小也其韓魏公不分黑白論曰天下

之患不獨小人爲之也君子亦有過焉好驚於標植而不察于
事端太露於畦町而不詳於制變激於義氣之奮而不及長遠
之慮故謀未發而人已疑之功未遂而人已忌之尺寸未施害
已隨之惡業施而鉏之反傷蘭蕪者多矣故曰剋核太過則必
以不肖之心應之然則爲力逾難畏禍而寬忍則亂滋抑按而
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重其忿而恨積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
起天下之事曰以決裂而不可解矣詳此則其爲措大時氣像
意味已如此結撰及楊璉二十四罪之疏上衆謂當乘此決勝
冀業爲助業則曰廷臣主于發奸閣臣主于平章若附和反足
債事此數句即一生精神非逶迤龍蛇倏值忽偷者也其意亦

見得七分道理何可以專咎我以程伯子之明尚有吾輩激成
之語後人或鋒穎太銳畢竟禍家亡國者多矣君子宜在所商
量而慎處也然劉一璟與王安同心輔政近之矣業向高包荒
於忠賢則有未允當楊左駢戮禍色燎原位居三事獨不可矢
心而力救耶于斯時也止曰忠賢勤勞謹慎朝廷寵眷已隆盛
滿難居宜聽歸私茅保全終始其言大慙歇后矣遠撫王化貞
與熊廷弼有隙而廷弼已陷給事霍維華疏訐王安而王安以
誅給事孫杰劾劉以爲王安報仇而劉公去國化貞維華孫杰
皆業之門客也王安廷弼皆劉之所與所薦也業之調停不能
得力於化貞維華孫杰蓋臣若劉文端者不安於朝而不能留

也魏公論一篇本自是當而一意橫肚亦便受病吾於策不能無討焉

科泐秤頭

明正統中李夢陽上疏內官供用十倍于前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戶工部科泐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有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必又倍又經內官必有醜酪又倍矣所謂科泐如今攤徵於州縣也所謂科頭漢靈帝光和四年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此如今元定之外加之剝耗也在上一或不察節、刁蹬如此古今天下未有不同者噫

解大紳

解大紳才識不減洛陽少年、十八舉進士被太祖寵眷其承

命封事萬言莫非經世大猷即明朝茅一章疏若使當時遵用其言古治可復太祖之效歸進學何哉大紳之學庶幾已進無奈沈潛等忌克何也其去也與長沙一著古今同揆其後來失身亦太祖養成也袁泰恣橫諸御史欲糾無敢下手大紳獨奮筆力詆太祖憲其少誣養夫立朝斥邪惟求白直乃反抑使變節期以十年大紳於是摧消鋒穎以言為諱至於狼狽喪節固也而其凶死獄中案由於諫征交趾寵漢府二事從後觀之其言一、皆中見識有如此者夫人非上品都由世教之陶鎔莫或能遁大紳見識雖邁要非大賢既不能少布於太祖之世又何可責備於永樂之際乎今之責難於君者不必他說只以大紳

一疏敷陳之無不足矣尚論者謂使遇唐宗其諫論宜下于魏
徵若留於仁宣時其事榮當有可觀是又知言矣余故曰大紳
其才如賈誼其事如管仲其不遇則與千古抱負埋廢者固其冤憤矣

世宗追崇

嘉靖議禮本非難斷父子之倫自天子達於庶人、謂帝王家
與閭巷之禮不同者非是以群下視上宜有異例在帝王家中
尊同處其親疎嫡支未見殊別也如喪服一篇可以驗矣武宗
無後世宗即其從弟而承其大統如今宗子無後而死其從弟
當立則從其昭穆之序八為之子未嘗以從兄為父何以異是
然則世宗八後於孝宗而興獻為本生父也若父視興獻而追

尊為帝則是曰武宗之不可為父而遂并與孝宗棄之也當時
初無武宗而孝宗無嗣則世宗之八承也其敢有他議耶此非
難知之理也議禮諸臣既昧於兄之不可為父而總夢諸人矯
枉過直籍口逢惡至今猶或晚視為疑何哉

青苗錢

王介甫之法其手實自唐始按唐六典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
之年與地濶狹為鄉帳其保甲本於地官比閭族黨其青苗錢
之名亦起於唐大曆三年初以常賦不給乃稅人墾田畝十有
五錢資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也與
宋制事殊而名同意者不暇待熟而先征非本賦之外加徵也當考

聖人之言

論語二十篇皆聖人之言行宜無一毫可疑其或有一時有為而發者其於未盡曉處亦宜像想當時緣何等事端而發此言勾乎必得其事然後方得其言也其他聖言之散見者奚止此哉如孟子書所著操存死生一節即治心之喫緊而却不見於論語如此類又何限其在他傳記者或有未曉處輒以非論語所載歸之贗說而不復致思奚可哉如左氏傳數說未必元無意義如於趙盾則曰為法受惡聖人未必心賢之也趙氏即晉之權柄如之何直斥而受其鋒刃耶即謂之法又謂之惡語雖婉順而意在嚴誅此宗為聖智之言也又如陳恒事云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程子雖以計較利害辨之然魯是隣國而彼強此弱雖急於討賊宜更有十分商量然後發也若不度衆寡不恤存亡輕發而大衄則彼亂未定而吾之宗社先墟矣聖人恐不為此矣何可曰勝負為餘事乎凡其所謂聖人之言者學者宜去其違悖若干餘悉溫繹而註釋誦習服膺豈不有益余每欲聚而成書命曰論語翼姑未暇

誦詩

窮經將以致用也說經而不措於天下萬事是徒能讀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皆相為用而不可闕者也後之學者讀詩專於諷誦行禮專於揖遜叩之政事

則蔑如奚可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矯其弊也政以治民為要治民又莫過
於下情之達故詩可以察其隱而安之也禮不獨施於閨門之
內出而應事非禮不可况奉命出疆又執禮之大者如春秋傳
宴享賦詩皆審於接物不辱命之節度古人之務實如此在今
日經術事務判為二道易地則霧然何哉

改正朔

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文帝不用賈之此意即
行夏時之義若前此已行夏正賈必不欲正朔之亟改也漢因
秦之故曆惠文景至武帝太初元年始以正月為歲首賈之請

得無合宜耶夫天道尚文地道尚質人道尚忠救文之僣必將
以忠天下之趨文久矣忠之當復自夫子時已有定說矣尚忠
則正朔建寅而為人正而已矣夏時是也若徒行夏時而不及
忠何益之有哉蓋夫子之荅顏淵不及政事、之本存乎禮
樂、之本又主忠為貴先主乎忠以施禮樂則故事特餘事
耳故行夏之時先主於忠殷輅周冕以正禮韶舞以正樂放鄭
遠佞以杜妨害其間設施事為雖不言可也今註以周冕為加
於衆體之上然據喪禮稱皮弁服爵弁服死者不冠而云弁者
舉弁則衣裳在其中也此必備指周家等威之法服也書曰車
服以庸輅與冕之謂也韶舞者非指舞音也夫子嘗言韶盡美

而武未盡善也武亦由名見於樂記者可按也其發揚蹈厲恐不及時之類大非揖遜之容故聖人云然韶舞亦必有充禘舜受之儀可以鑑其氣像故夫子舍武而尚韶若使武樂其聲容之間不見有未盡者則聖人雖明智又何從而知其未善耶賈生千古逸才乃欲挽回古治惜乎漢文之局於見聞復信絺灌之譏口擯逐而不恤不遠佞之害有如此者漢武帝改朔而不尚忠殆所謂買櫝而還珠非賈之意也

鴻門坐

凡禮室中之事尊者居西堂上之事主人居東鴻門之飲項羽疑若居東西向然道德經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喪禮處之鴻門者蓋以軍禮處之主宜居西賓宜居東也按項羽記羽與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此羽以賓禮待沛公沛公不敢當客禮與亞父南北相對坐張良只侍立於沛公之旁西向而非客禮也韓信得廣武君解縛東向坐

西向對師事亦此義

急風翻葉

管輅論兩候云陰鴉未散少女風未起王氏談錄今俗多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也愚謂少女者據先天圖乃東南兌方其風本兩候何必曰翻葉見白乎余嘗思之凡柞木之長茂必因風氣而成故久旱兌風不至葉皆順風敷開至風色異候葉必翻

翻見白所以有兩余驗之凡疾風之異候者皆然若少女徵於
葉翻則可繫以葉翻補少女則不可

張楚

按天官書秦滅六王死人如亂麻曰以張楚并起三十年之間
兵相駘藉不知張楚之義何居其上文云吳楚之疆候在熒惑
占於鳥衡註云鳥衡柳星也一本作注張也又云柳為鳥注為
南方朱鳥七宿之一為楚之分野故曰張楚又或張六星為南
方之分故謂之張楚也升菴集云正德間武宗問注張於欽天
閣皆不知為何星揚舉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
為鳥喙之文以對時補辯博史記二世紀李奇註謂張大楚國

也按高祖紀陳勝等至陳而王號為張楚李註

亦似有理或注張之義包在其中

孤弁安市

我國海州有首陽山按隋裴矩傳云高麗本孤弁國李詹云首
陽山今海州此因裴傳而誤也孤弁國在永平府孤竹三君之
墓及夷齊廟亦在焉意者遼東本高麗之地孤竹之地時為高
麗所并故矩傳混以稱焉按麗史成宗十二年契丹蕭遜寧來
侵徐熙奉國書往丹營遜寧責其侵蝕熙曰若論地界則上國
之東京皆我境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何謂侵蝕乎遜寧不
能答又按安市城即今鳳凰城也鳳凰東俗謂阿市鳥阿市與
安市音近故名之也今中和郡有安市城明使陳嘉猷有記詩

之即因土人之訛傳而爲之不能辨其誤殆可笑矣後人承訛
襲謬徃々如此

封國之制

朱子曰古者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則公五
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如此則是將那小底移動
添封為大國豈有此理孟子時去周已七八百年既無人記得
又無載籍可攷所以難見端的也又如朱子既以井牧之法為
必無比之於王莽之制末乃謂孟子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
恐難盡信而目之以拗處今又舉封國之制歸之錯傳謬說然
孟子豈容有許多錯誤井牧之制既曾有辨封國大小亦合商

量天子以四海為家而其田方千里列國之疆域大而受田小
者亦猶是也蓋包衆小國為附庸而中建一大國也如春秋時
吞并幾盡而魯尚有顓臾謂之社稷之臣可以見矣又如朱子
當初不曾理會開方算法故註孟子書既以萬畝為方千里而
却以千乘為方百里後來作井田類說却自分明用此知此類
之或出於初年說而未及改正者耳

觀井

符秦建元九年井出于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
及冬不滅太史令張于孟言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今井起尾箕而
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井起燕分

掃秦分長十餘丈故知十餘年

後滅秦燕後果
驗現其者所當察也

春川保障

三代以前天下又安故王都皆在冀豫之間三代以後戰爭日興故關中最高形勝之便此秦漢所以控制天下也不然寇亂之至根本先傾枝葉從而摧落無以收拾也東邦三國之時高句麗六遷都卒本國內九都平壤黃城長安也百濟五遷都慰禮漢山北漢熊津扶餘也是時干戈不熄地無據險故避患便流移不定如此惟新羅東南阻海西北依頻索東土之別局故修其閼阨享國最遠運祚之盛雖係德惠而地勢之利又曷可小哉自統合之後戰爭亦稍休歇矣高麗王氏定都松嶽之下

當是時女真方服屬契丹猶未滋蔓故濱海而居梯航四輳中處南北之間富有下流之饒亦猶夫漢之東京也俄而遼金迭興北元間復來侵積威外燂奸宄內訌至使一介行人俘繫國君而低首沁、莫之誰何迄五百年間國非其國矣我 聖朝定都漢陽時則明皇帝掃清金元宇內廓寧東北諸酋悉主悉臣是以圖瑞叶徵神衲現術於是而相宅焉可以鑄文明之世而不可以覬武戡之功故外侮俄動先謀去邠江萃撮島南漢絕巔縱使龍馭得達閼津無阻飛輓不通生靈任其魚肉籌策但有降附要不得為長慮遠計也不得已為增築都城效死勿去之圖以許大之城處四敵之地所謂引繩而絕、必有處矣

不獨於此也城中之民若老若弱不計其數都無蓄積大半是
行市餬口者也四門一閉萬命待誦國家將何以全活耶如是
而能易于折骸不至於自潰者鮮矣設或禍結兵連息所以并
障則只有春川一府在耳春川即古之緬國也余考博川集有
云今之王京比則洛陽也關東比則關中也春川比則關中之
長安也重峒疊嶂周繞而護擁二水合于後中開沃野周數百
里阻三面而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過真所謂金湯不拔之形勝
也宜三路置營金化路為北道之要衝加平路為西路之要衝
洪川路為南道之要衝命令可以四達而或深溪嵌谷石磴縈
紆或山脉阨斷羊腸百折依險設營鎖鑰門扃則有衽席之安

矣其他設屯倚角也置倉漕運也各有高量余不曾足到而目
接以意懸度亦似有理并採錄以待謀國者資焉

星文

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象今之星文圖不知脩自何世其
源自帝嚳始堯之曆象不過子述父作也今按衆星甚布各有
連絡其絡也不獨明其為一宿或縱橫交加必有如此而古人
著之也其初即聖人初成聖人目力自別吳門白練可驗衆人
之所不見而聖人獨見之也又或有巧咒可以辦此未可知也

分野

象緯分野之說見於天官書及淮南子者不同而其義多所未

曉且二十八宿分為龍席鳥武之象其見於經者春分星鳥之類春而朱鳥似非其符何也余謂此則渾蓋之說也以環地球上言則中星在南而為朱鳥則方其時蒼龍在東白虎在西玄武在北其理固然也此堯時方位各得其正而後漸歲差則不然矣七十五歲差一度則歷二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年而當復矣此則詳書經疾書不贅今中國者不過大地中一片土就而排列渾天星文則又就其中一國一州而論之亦必有其義在也比如一盆水星象無不該照可以驗矣然不若以大地全圖論之北極為中東洋為龍西洋為席從此鋪排則中國為鳥地底為武也然各方所住必以日出為東日入為西疑若四方之

不定今中國是人物肇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似是文明之極盛且以縫針說觀之至西方大浪山而針指正南又從此而推之東洋亦必有如此指午者矣然則大地分明有上下辟合而此為陽彼為陰也南針別有說不贅若論災異之符應則於南北日軌可驗日遠而南則南方熱日近而北則北方熱故春秋二分赤道之下焦爛特異日光所燭故也星象之變何以異是夏至日軌出赤道之北十二度正當中國之南邊堯典所謂敬致是也又從此漸北十二度為中高始當中國之處自中國直東直西環地上下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地莫不同然於此而有彗孛侵輝之異則環地上下與中國相直者皆當之其災為尤

急其餘各以其遠近論又或於中高者雖為災而亦以分數減
歇如日近而稍溫也然後又以分野論之其環地上一帶必
有緊歇之分蒼龍應東白帝應西之類是也然後始以中國一
區之方位論之如是劑量庶幾有中後世談災異者無論極南
極北彙居大地者莫不曰其應在我此不明乎輕重分數之說
也分野之說多所未解天分四位地列四方龍帝鳥武排序符
應元有條理然據史記天官書角亢為辰氐房心為卯尾箕為
寅斗牛為丑女虛危為子室壁為亥餘當例推也燕齊當子晉
當申何也漢書天文志兗州既當角亢氐則豫是中國而以房
心當之幽州既當尾箕而以江湖當斗冀州正北而以昴畢當

之益州在西南之際而以觜參當之餘不能盡錄今現象緯書
大槩祖此亦多參差又天文圖須女之下十二星各以列國稱
之周越鄭在上楚魏韓在內燕晉在下秦代在左齊趙在右何
也又如天市左右垣分屬列國而顛倒互錯與地勢不侔皆不
可曉意者其始天災人事占候太信其星有災某事符應故因
以名之故耶如天官書漢之興五星聚井故以秦當井鬼越之
亡熒惑守斗故以吳越當斗牛此其例也此特蓋天垂象治則
應祥亂則應災未必其分野如此也至曰朝鮮之拔星葦于河
戎註元封中星孛于河戎其占曰南戎為越門北戎為吳門後
漢擊拔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即北方胡之域所謂河戎南

河北河也或曰戎界也其說傳會亦甚矣若以在海中與越同
候則凡海外之國皆可以同之耶都未可信卽子曰一身還有
一乾坤一國亦然其上下左右如顛距兩臂氣候所觸疾病生
焉大則九州亦一國也小則楚亦一國也齊亦一國也殃慶所
被何地不爾若但察災定域則何異隨矢而帳幘耶

地厚

地如彈丸以北極言則北走二百五十里而極高一度南走二
百五十里而極低一度此不可誣也從此而推之天有三百六
十度故北走南走皆九萬里而極還故處赤道為腹二極為樞
不獨天有二極地亦有二極自赤道下距地之極不過二萬二

千五百里此九萬里而四分居一也人居赤道之下則天之二
極在地平從此北走一萬二千五百里則北極正當中高燕都
在中國之最北而北極出地惟四十度則距北極五十度矣夫
星文之災雖曰各有分野其所觸之地必先受其害我國亦在
赤道之北與燕東西相直其大運與衰宜與相似不但燕也環
地上下距極五十度之地亦必同然据方星圖自中台之下曆
常陳織女之上輦道天津騰蛇之下奎宿之上天大將軍五車
天潢座旗而復矣此不可不察其災在赤道之南者雖曰同在
天圓之內比如冬至之日光宜有遠近之別此義古雖不言卽
必然之理未知觀象家以為如何

天變

天變不足畏王安石之言也自安石之得罪於世教人不敢言天災之或不應也自董劉諸人一牽合人亦未十分準信夫戰國以來政衰教墮乖亂相尋先乎災而有失則謂天應於人後乎災而有難則謂人應於天跨時越年其說亦未有不符也至妖孽遷至則謂仁愛警告也如墮揚廣大業間十年天無災地屢豐則謂見絕於天也又若近世災異數見而未必皆驗人內不信而外示懼此徒長虛文事天不誠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一陰一陽之復而見心之者不過以理之自然者言何嘗如人心之見善而喜見惡而怒也耶若

果曰其過小而不見絕仁愛而告之則告之不從又必罰責俄隨之而人不敢或忽矣此所謂徒啓人君不憂不畏之端者也然則仁愛云者何謂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仁生道也仁之用則愛貫古今遍四海而天地無一時不仁愛下民也何待人事之失而後然哉凡夏熱冬寒晝明夜暗天之常也災孽者氣數之變也常則吉變則凶吉則順凶則逆有順有逆天亦不免而不外於仁愛一串之心莫非天之命也人受天之明以生其向順背逆避凶趨吉即蹈乎命者也或反是而不免於禍殃豈天之所以欲哉故曰天警告之也比如舟師樹旗候風旗脚轉而行止判焉便是風警告也苟或昧焉而摧陷也則雖謂之違風之警告可

也風何嘗有意而響報之耶至其灾有驗不驗何也氣數既變凡在天之內者皆有應之理天有南北之道東西之度各有遠近之別則免也地畫四方對天四位有遠合之分則免也人有理亂虛宗之異則免也然人莫不履地而戴天出門一步蒼蒼在上窓壁隙穴明光透照厄運所值誰得

以避其當驗不驗亦幸而免矣

関中

宋祖既定都于汴復有関中之圖而不果靖康之亂神師道勸避兵関中為何棠輩所沮明祖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時有勸帝遷都関中者不報因鮑頴之言遂定都金陵盖関中之說徒以前迹言幾於守株刻舟矣神師道之策猶可以救剝床

之急而終亦非萬全矣朱子語類云前代所以都関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獨有函谷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関中之山皆自蜀而來至長安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本朝則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居高而臨我故神宗銳意欲取橫山取橫山之要又在永樂之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大敗云云盖地有虛宗之變時有古今之異人不復深究猶信婁敬之一言為金石殊不知阻山帶河非今日之光景也假使永樂可得橫山可據勝敗不過一時之利害京都元非朝夕遷徙我可以乘便取之彼亦可以投隙入據烏得為長慮遠計之歸也勃統萬相距伊

近故劉寄奴雄鷲非不能唾手克定而緩離一步指期取敗此其已驗矣當時劉敬之策亦非徒然已知北胡之難禦故規軍則知其詐誘又必嫁以公主深結和好然後徙齊楚大姓豪傑以實之此皆不可闕一者也後世不達只憑扼吭為口實殊不覺附人之背而麤拳已擘腦可笑

日蝕

日蝕之見於經自仲康始所謂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者恐只是目見上天有變君臣上下不自違寧奔走警告之意若曰有救止之禮幾於誣矣意者古時曆術猶有未精人疑其有當蝕不蝕不當蝕亦食之例於是以此說似非聖人之政也日蝕者

與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蝕不但無時刻之違其淺深之分莫不前知豈可救而止者耶無其理而為之涉乎不慧聖人必無是矣狀太陽薄蝕雖謂天道之固爾而為災異則同夏而炎熇冬而冰雪亦時之不免狀無備者致病日既厄運豈不與人事相感而應乎君子修省則自可底乎非人之闕失有所感召也故曰秋官遘氏所謂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則吾不信乎魏明帝太和初太史奏日應蝕當穰帝曰政有不德所以譴告宜飭政自修以報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赦盛饒以永免也此則語正而意未究也被云應蝕則是先知者也其所以先知以時政而得則可若以推美而得安在乎

天之譴告耶苟無闕政日其不蝕乎是上下相蒙虛文以誣之也至其言則不可易矣宜後王之体而遵之穰尚不可况弓矢而射之耶蝕之者月也月非可射者也

鹽

水曰就下：作鹹海水是也其餘江河水皆味淡而如鈞南西川鹽出於井河東出於池河北出於地永康出於厓或出於石出於木鹽出則味鹹其理何耶江河旁流及歸海壑溼瀉蘊蓄積以歲月則蒸成鹹味如人水液注在膀胱溼尿味鹹也其理均也其滲泄之水必歸地腹腹內深處必有洞壑不比泉溪之外泄則亦如人之水穀不為榮血而下注膀胱故曰地之

最深不泄之地必有味鹹之鹽澤也彼海水果將何從而有所不過江河之匯成地中有海以理可斷也其發為池澤者積水在中終古滄鬱上蒸而噓發今海邊斥鹵藏在中歲久日炎鹽氣外泄何以異是又或石脉通竅水便噴湧而不比江河之注海熬煎便成也又如人血液雖淡勞熱汗出便有鹹味此皆可推而得也

鈞陳騰蛇

天有六神青龍朱雀白帝玄武主四方鈞陳騰蛇主中央土鈞陳六星在紫微宮華蓋之下此猶可也而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之北則此何與於中央之土而為六神之一也按象緯書中央之神則黃龍是也黃龍者軒轅也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三台而當中宮故張衡靈憲云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黃龍軒轅於中與四獸為五矣狀則今論五方之神而恐無舍軒轅而數騰蛇之義或者龍亦蛇之類騰蛇者即龍之別名而軒轅乃其物耶宋時祀五方之神其中央或稱麒麟或稱天馬樂書謂黃螭者虺蚓也虺蚓亦稱地龍則所謂黃螭必指黃龍而云爾亦安知蛇與龍之非混稱耶其曰麒麟天馬之神亦指鉤陳而云耳

二十四方

堪輿家有地支十二位天干八位以乾坤艮巽四偶位合二十四方甲居寅卯之間乙居卯辰之間以寅左二分半卯右二分

半合之為甲卯左二分半辰右二分半合之為乙惟中間五分為地支本位餘倣此甚可疑也從天干言之寅左五分與卯右五分皆甲位卯左五分與辰右五分皆乙位以地支言之甲左五分與乙右五分皆卯位乙左五分與巽右五分皆辰位宜有干支劑分各占方位之理哉地家宜以支為重寅半以下卯半以上當和甲者卯半以下辰半以上當和乙者方書未發此義而余嘗詰諸術者亦未能答

園圩櫃田

江淮間有園田圩田櫃田之制園者築作園而繞田也地多數澤或濱水不時滄沒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為稼地圩者疊為

圩岸扞護外水櫃者築土護田似園而小四面俱直澆穴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也余昔過湖西鴻山之郡野皆荒廢不細問之則云白馬之水諸源山岡近漸赭禿土崩沙潰下流於澱且江口狹束滂潦不泄向之膏壤轉多荒棄也若築堤捍外俾免滄浸而內水有積則車以挈抒便可防患今恒升龍尾之屬皆可輸功願人見不到此惜哉

樂從西方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君子間其樂而知其政也中國是禮樂詳明之地狀律呂之學多從西方來華夏學士多取以資焉故夾際鄭漁仲云八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

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狀耳

雨

雨澤之說雖曰未究要是為寒熱相射則無疑不狀彼虛中何從而有許多水來哉觀燒酒為露可驗蓋陽溫而陰冷陽柔而陰堅陽舒而陰翕蒸濕氣騰陰雲凝結其氣必冷陰極生陽故冷中有熱是謂陰陽互濟也兩相敵均不能發洩便成雨澤而多少由其輕重分數也其陰翕而陽奮決裂而衝發者為雷電或純陰而陽不截內者及陰凝不堅表裡䟽洩者不成雨又或蛟螭怒鬪注下若流疑若不至於此狀人患熱疾冷劑灌鬣汗出滔：彼龍者至陽之數重雲擁護陰疑必戰陽奮於內其勢

相搏無恠其水澤之許多也雪亦狀今一間屋外寒內燠則

雷震

震擊之理亦不可易究陰盛而包陽陰翕而陽奮其勢必發狀雷未必皆震登高而望遠電光必上騰電者火也火之奮震亦隨之也震擊之雷火光下流所觸皆碎擊是則陰凝必重或上厚下薄氣烈而決惟薄是透下決撞物所以成震也凡遠則雷久而雷至近必俱焉何也火光遠燭而聲必下流如易所謂宜下不宜上也下則不但有山嶽之阻礙如擊鼓於百步之外桴舉而後聲始達可以驗矣又如人呼於兩屋之間潮漲則聲達潮退則不達漲時水面平聲從面走竭時壑谷高低一似人行

之不便故也又常驗之百里之內猶有不聞者是則雷發亦有高低高必遠聞宜也且雷聲必有所向或分明有從遠漸近者陽奮必有東西之異故其向處遠聞而背則否也如雷州多震往往有得雷神者何也意者山海之間有濕鬱偏重養成怪物如毒龍之類皆能作雷震今山中龍湫極多此未必皆龍不過神物之興妖作異也雷之雷神理或有之矣

朝鮮地方

箕子之東也陳洪範而彛倫攸叙則其功宜大故封為子爵後孫朝鮮侯見周襄而燕稱王將東略地亦自稱王欲興兵伐燕以尊周大夫禮諫而止則前此已為侯國而朝鮮之稱王自此

始矣及後孫之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鮮遂弱則其始封之界索與燕接近今長城外遼潘之地皆域內也所謂滿潘汗不知何指而燕東無許大地今自義州至山海關不過千四百里意者滿者今之滿洲清之興王地是也潘者恐潘之誤我邦江界之外白頭大幹之西皆為燕人所統也狀猶與燕沮水為界此所謂沮恐澳之誤即鴨綠水也後滿渡澳并有上下鄣是即檀箕故地而南與三韓為界此朝鮮地方始末也後句麗又并據遼潘之地則復其舊墟而其衰末為渤海占奪仍入於遼王太祖有意而未遂

星湖僊說

經史部

潮汐泉

間慶縣有潮汐泉日再湧溉田頗多余謂凡地中多空罅處蒸鬱成水如燒酒樣今處之泉脉皆其流出者不有所積於中緣何流出不斷若是哉狀積有淺深者不可使高故驗之於滌井水脉湧出必有其限盈則一分不復濫是即與地中之積者平故也意者潮汐泉者地中原有所積而地脉有疏密之不同氣隨而有鬱結流通之別凡海潮之一日再至隨氣湧也故氣鬱結而流通有時每與海潮相應泉脉所積偶當氣口水安

得不溢哉輿地勝覽云又有土穴一日三時溢此果何理或者
氣積有限盈則必洩如注水甕中滿則必溢故氣積土壤之中
囊小而氣厚則易積而能三溢也耶

日出八

地居天中天半出地上地厚亦三萬里則人之所處距地心萬
五千里也地形圓故常見半天狀所見者與地平無高低之別
何哉凡眺望遠則疑於高驗之平野可見天際星辰雖若與地
平其宗低視萬五千里者也若以此反疑於地球少偏於下則
奚可哉地形彈丸人居外面各履地戴天故人之自己居處最
高此所以到處臨海皆可見日出八也夫豈東海之東西海之

西更無大地之隔礙而狀哉故揚次公登泰山絕頂

鷄一鳴見日出也

海浪島

近世海濱漁採者有海浪般艘尋常出沒至不可數注者國中
大飢載米者輒至謂皇帝命達官親來交市及賚問則無有是
必此中無賴諳情習路打弄如此也蓋海浪島名也在中國東
北海中明末鄭芝龍輩結連島賊為聲勢其子成功及孫經入
海我國亦以為憂每有浮說騷動至於逆招其真與偽雖不
可知經之據海島則有之今之海浪般安知非餘種耶燕山六
年下海人至海浪島見島內居人多本國迯移生長漸加滋蔓
奏請中朝遣李站田霖趙元紀等搜括遼東人六十四名差人

送去本國人四十八名副還奇高峰大升嘗有啓曰祖宗朝命田霖討海浪島而歸命於開城府賜一等樂以慰之當指此事海浪之說非今日始有也

星聚生賢

自宋神宗祥符四年辛亥至仁宗明道二年癸酉二十三年之間周張卽馬西程六賢生所謂德不必有隣也自辛亥上距太祖乾德五年丁卯五星聚奎為四十五年矣自高宗建炎四年庚戌至紹興七年丁巳朱子及張呂三賢生上距聚奎百有餘年矣今上三年丁未五星又聚於奎壁或者天意將啓之乎哉

虹蜺飲水

古稱虹蜺飲水以愚驗之殆非也濕雲在前人負日而望則見之以其濕氣之遠近為虹之遠近而人進一步則虹亦遠一步初非有定處至濕氣盡處則不見矣彼所謂飲水者或是一時灾異豈有定在一處飲吸水盡之理朱子曰鯢鯨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狀亦有形狀能吸水吸酒又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此一段尤不可曉解

阿耨山

佛經阿耨山卽崑崙山也阿耨卽佛語無上也語類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八中國者為黃河三面各八西南北海為弱水黑水之類是也地之形如饅頭其樞尖則

崑崙也今按黃河源於星宿海在崑崙之南迤以北流轉入東海黑水在河流之東南流入海安得以源於崑崙弱水自崑崙西流亦恐無此理且地居天中形如彈丸其間雖有高低流峙而大抵是圓球也人戴天履地四面皆同則莫不以已之所處為高故沿海高山皆得以見日之出入不狀則海外大地必遮隔之矣鑊頭捩尖不獨崑崙為狀

雷斧

蔡西山云人於雷所擊處收得雷斧是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此說是雷本是氣寧復以石為斧耶如流星所墮亦必有石人往有

得者如春秋隕石是也星流有先分明是火氣雷亦火氣火極則生土、結成石其理即狀矣

日本樂地

日本史云自古不被外兵惟元時大衆至幾乎殘滅幸賴大風舟船皆沒按高麗忠烈王時金方慶等合蒙兵蠻兵向日本一歧島斬三百餘級再戰敗績值大風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皆溺死元史亦云至平壘島颶風敗舟諸將各遁棄卒十餘萬于島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奴之當指此事也至聖朝李從茂等擊對馬島有功日歧對馬皆倭之外島何嘗一見其邊邑耶以此言之可謂樂地狀幅員

既廣域中亦有擁兵相爭則畢竟有一統之時方始無憂

衛朴

朱子譏衛朴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狀精神至處無物不透
朴事殊可異也朴淮南人能用筭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
大曆令人就耳讀有一筭差即覺又運筭如飛人眼不能逐人
有故移其一筭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即撥正之春秋日蝕
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十六七惟一衍二十七朴乃得
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疑史誤自仲康五年癸巳至熙寧
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五象
曆名有得失朴所得獨多信若茲雖有目復何益狀紫可專

信也古今有覆棊者杜牧詩所謂一燈明暗覆兵圖是也暗中
不錯一下近聞峽裡瞽有能象棊者衆莫能敵以此推之朴之
事容有此理雖不合廢人之視惟朴則不以無目而少損也狀
日蝕事必有傳會曆法得西洋術十四條狀後方始不漏雖郭
守敬不能泐合所以自元以上不免頻易其書其一定筭而交
蝕皆合者惟今時憲曆為狀前史所載當蝕不蝕不當蝕亦蝕
何也不過術猶未精也朴若已能其術一皆合則何不傳於
後而必待西洋人釐正完備乎此如奕師能於舊墳說前事吉
凶而方來則無以處也吾於朴未之準信

彗星

癸亥冬彗出奎壁兩宿之間夕見於西方長數尺有歧光白燦
耀動目其行甚疾由日下至甲子春先日而出於東天夫彗者
水氣之精聚故夕出後於日則東指朝出先於日則西指如冰
塊承日生火則其在日下時尾必下射也或竟天則有之此古
今所無也起自奎壁月餘復東見其間必歷箕尾者燕分
也且春分以前日軌在赤道之南奎壁在赤道之北赤道者正
當中國之南海中則彗尾斜射華夏以北且察其色似是距地
不遠者未知應在何邦斷非虛生者耳

營斗天狗

星隕而有聲曰營斗無聲曰天狗。之為災甚於營斗其故

何也夫夜有流星形大而八於天際者隕於遠也晝墮者近而
易見也墮地而無聲者稍遠也有聲者益近也或隕久而方有
有聲或隕便有聲此最近之中亦有遠近之別也如雷之近者
雷與雷并遠者雷久而雷間也狀雷距地近星自天墮雷震便
散星突數千里所以聲聞逾遠也丁亥春有星自西北墮於東
南一國無不聞見此即起於西北天際八於東南南海中故耳其
在東北及西南之遠必不得聞且見矣

是歲麻疹大行死也
不可勝記是或其應耶

太白見

太白晝見人謂太陽光衰者妄也日則一也其出在東方人能
注視無瞬何也是亦太陽之氣朝必衰而狀耶此地氣為之遮

隔也地氣者陰氣也從夕至朝日入地底陰氣釀厚故人從地面橫者始昇之日如琉璃鏡之隔目所以能見其全體也至於中天以後陰氣已散視日月眩而其體亦小矣凡月星之類皆借日得光者故視亦不眩而或陰氣太盛抗日不散則星之大而近者又可見矣此由地氣之盛衰故見於東者未必見於西見於南者未必見於北所見之地災必隨之狀大地之內氣常流行或厚或薄理所不免雖為災恐不至甚異也

未知玩占者以為如何哉

木石中字

木石之內或有書字震死人物亦有書字古今人所傳極多此非難知凡字始於蒼頁鳥跡亦一變為篆又變為小篆又變為

隸人佐書皆人為也而非天之意也知此而能之者非有知覺則不及凡有知覺人與禽獸昆虫是也而能識字惟人也人之所不及而有能為者非鬼而何鬼者其有知覺與人同故人之所為鬼亦無不為鬼者氣也氣無所不入故能透木徹石閃弄出幻如此而人亦為所欺耳

露結為霜

程氏遺書云露結為霜非也此為霜之生不是先為露便凝露凝結為霜也非謂霜露之所凝出異路也氣暖而為露天寒則為霜苗脉則不別雲蔽則不成知其為星月之氣相感也星月雖照檐陰則不成知其自空下也風吹則不成知其地氣蒸成

也高巔則不成知其近天則無有也露之於霜如雨之於雪然其於殺物霜甚於雪故曰雪宜麥而霜殺草

上黨獨高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去天為黨也此說未然凡人莫不趾黃顛玄以頂上為中高以足指所向為地平驗之於北極高依可推而知也上黨雖高至千里之外則已下矣今人只見目前山高翳眼以為彼高者無處不高殊不知其理有不然者矣若以咫尺言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矣待于山高此可與知者說

女真

靺鞨改號女真而近東者為東女真近西者為西女真金之穆

祖盈歌是西女真而興於鏡泊之間尹瓘之設九城女真裏弗史顯來朝云者我太祖盈歌嘗言我祖宗出自大邦至于子孫義合婦附今太師烏雅束亦以大邦為父母蓋平州僧今俊入女真即其先也或云僧金幸之子克守娶女真女生子古乙郎盈歌之祖也是時女真降附高麗劫劫仰慕以完顏為性按牟州集完顏者即王姓也意者從高麗之姓故也輿地勝覽以平州為平山此恐非也今永興有平城遺基古為雄鎮至本朝改號為永興疑即此地也東史又有北女真恐是黑水部生女真而其鐵利國者每因女真獻方物則又必在北女真之外也聖朝有東女真之種兀狄介兀良介尼麻車等號而不如

西女真之盛大

水利

利莫大於水利生民之命懸於衣食衣食繫乎水旱天之所為民不能奈何其在人力猶有可致之道夫有兩澤之水有井泉之水有川溪之水兩澤時溢恨不能儲以待也井泉恒涸恨不能挈以上也川溪流下恨不能決以分也苟使無用之物歸之有用斯民豈有飢寒之患哉國初築堤儲水今遺趾處處皆有已淤塞廢壞不復修治悉為豪民壅畝也挈手之功在乎水車如龍尾之制出自西洋其利博大我邦未之知也決水旁流間多行者人或以私財圖之力盡而止率不免產破而功虧也如

金堤之碧骨堤初自新羅訖解王時 聖朝太宗時重修之分為五渠溉田萬結柳磻溪馨遠云若堅修碧骨等數三堤則蘆嶺以外無凶歉矣今時則都廢而不舉國貧民竭不亦宜乎

五國城

金為女真之黑水部其我東之北路最近宋帝之被拘囚之五國城必將與我境相近也黑水部最深難入者莫如烏喇城烏與五俗音相似五國恐是烏喇之誤也凡夷裔之地號人名多以音不以字故也按一統志在三萬街北一千里則烏喇即其地也盛京志云烏喇界內城堡多無名不知何者為五國此只疑其不外於是而不知此便是這城也烏喇東南距土門江七

百三十里土門即豆滿也亦以音相似而訛也距我國若是近也古不咸山或稱白頭或稱長白或稱白山以四時長寒故名也然則冷山亦指白山而云者歟東史宋高宗遣使欲因我國通問二帝我國懼金不受命則烏嗽之接近可知東人以為鏡城有大塚稱皇帝墓五國即其地者誤元史亦謂混同江經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五國之為烏嗽信矣

椴島

椴島者皮島也椴樹俗名皮樹也今屬三和縣在海中五十里高麗元宗十年林衍廢王立安慶公涓崔坦韓慎李延齡桂文庇玄孝哲等以誅衍為名嘯聚入據島營殺分司御史沈元濬

監倉朴守奕京別抄等說言于蒙古高麗將盡殺北界諸城人蒙古帝賜金牌詔令內屬改號東寧府畫慈悲頗為界以坦為總管以三千兵來京西後王復位請還諸城不許至十六年帝罷東寧府悉歸西北諸城坦伏誅此即近世毛文龍所據地自勝國已設營陳為賊徒所偷居今輿地勝覽

宜悉載其始末而闕焉故抹錄耳

明之南京

秦漢以前華自華夷自夷疆域有限雖有侵掠不相占奪秦據西北但東面制諸侯不聞有北顧之憂也漢高因秦累葉殷富之餘西都長安尚有平城之厄後世河套以外諸戎益繁歷六朝至唐固益難防西晉及唐宋為其逼近被執遷播其勢然也

晉宋逐於北而移於南雖曰殘劣不振亦撐過歲年其禍猶不
如往時之速且酷人但見漢西都之利必以此為口實然土番
突厥之類種落寔繁勢若剝床防守無策軍竟不逐則止而已
矣懷愍之於元帝徽欽之高宗利害可見耳後主之不復西
也明之南京最居下流尚論者以為失策然元魏以後胡羯入
據中國與王居接近蹂躪長駭根本先傾餘皆破竹胡可哉金
陵據海阻江榜航四轆其富盛甲天下據以自固命親王鎮燕
外禦內鞏殆於得其宜也至成祖則以為跨居華夷之交殄滅
北庭南面而御區宇比如高屋建瓴故仍掃平之威先出長清
塞南見北斗後已為可謂雄且武矣然此但一時事彼廣漢之

外乘運生育者胡可以盡攘哉土木之禍成祖名之若在南京
必無此矣其末也流賊之患天下大崩無可如何當時若用李
明睿之策北京雖亾天下猶有措手之地蓋成祖北遷之後尚
留行臺於金陵者其意蓋有在矣奈何父子束手相率而入畧
獲可哀也已我國壬辰之亂李相山海倡西狩之議言者至今
咎之金判書時讓曰靖康之變若用神師道之策則無青城之
辱今若以此為罪彼豈心服耶蓋有見焉耳師道美之於前猶
未覺及至事急張叔夜請詣襄陽而不從

當時何處諸人之無
謀如此安得不亾

沮澁

外國地號本土無驗而上國有之宜從而取斷苟使本土有之

與上國文字有別者宜從本國如人名之見於上國者分明多
誤豈可據彼而反疑吾名或狀耶如沮江據衛滿之渡沮則疑
鴨綠也狀按陳壽三國誌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漠水則
沮即漠之誤也今考盛京通志亦作漠皆可證也或者遼東淤
泥亦稱沮水在漢沮水縣北故漢書混而不別耶據平壤之南
臨沮水則疑大同江也狀據本國史百濟定疆域北至沮河句
麗安藏王侵百濟至沮水是時句麗都平壤東黃城百濟都漢
山沮在其間輿地勝覽以平山府猪灘當之者是也百濟辰斯
王時大發國人設閼防自青木嶺北距八坤城西至于海青木
嶺者即今之青石谷最宜設閼之地而距猪灘至近此為西國

之限過此以外平山瑞興之類亦不及也况大同乎按通考自
禮成江三日抵岫曰碧瀾亭狀則此水亦名禮成而今亦稱碧
瀾渡也滄水者以為今清川江者是也句麗大神武王時漢渡
海伐樂浪薩水以北屬漢是時句麗自國內移凡都猶在鴨綠
之外意者龍鐵宣郭諸郡漢皆取之也後十三年句麗拓境南
至薩水則漢復失之矣乙支文德傳宇文術渡鴨水追之又東
渡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則又可驗自東川王時自凡都渡鴨
綠移平壤則沮水以北皆其境內矣大同江者恐是洌水也通
典泉水洌水汕水合為洌水今平安道內惟大同江最大楊雄
方言每稱朝鮮洌水之間洌水之在道中又可驗按輿地勝覽

其源有三一出寧邊郡至江東郡界為雜沘灘一出陽德縣界合雜沘灘又與平壤合入海其三水合流者惟此為狀則非列水而漢江者恐是帶水也百濟始祖三十七年東北部落飢亡八勾麗沮帝之間空無居民後十九年勾麗滅樂浪：：人與帝方人投新羅：：分置六郡則今之南原等地是也又勾麗沸流之南奔也渡沮帝二水至彌鄒忽居焉是時勾麗在洌水之源則所可渡大同惟臨津及漢江沸流登負兜岳云：彌鄒忽者今之仁川地不渡漢江無以至也餘在帶方條安百順云帶方是羅州會津縣據三國史地理志李勣所奏而知之

